

《串龙珠》（一名：《五红图》；一名：《反徐州》）

主要角色

徐达：老生，忠纱，黑三，蓝官衣，玉带，湘色彩裤，厚底；第十六场起浅蓝团花箭衣，红彩裤，甩发，面牌

完颜龙：净，改良倒缨盔，翎子，狐尾，黑扎，黑耳毛，红龙箭衣，黄大带，黄马褂，宝剑，红彩裤，厚底；第十六场闪膀子，发髻

乐儿：丑，中军盔，箭衣，马褂，红彩裤，腰刀，朝方

郭广庆：净，青素箭衣，黄大带，青罗帽，黑一字，黑耳毛，青彩裤，薄底

侯伯清：老生，青布素箭衣，改良素将巾，黑三，黄大带，青彩裤，厚底

康茂才：小生，素鸭尾巾，素褶子，青素箭衣，灰大带，青彩裤，布袜子，福字履

花婆：丑，牛角髻。素裤袄（绑裤腿），花坎肩，花彩鞋

金氏：旦，青衣，白素裙，腰巾，彩鞋

周李氏：旦，白褶子，白裙，白彩绸

完颜图：丑，黄帝王巾，女黄帔，白四喜，白发髻，黄绸条，红彩裤，朝方

吴怀：丑，蓝毡帽头，茶衣，腰包，圆纱，红官衣，青彩裤，薄底

吴贵：丑，梢子帽，蓝布箭衣，大带，青彩裤，薄底

宫女：旦，过桥，花褶子，素裙，彩鞋

校尉：杂，改良小倒缨，紫花箭衣，黑马褂，彩裤，大带，腰刀，薄底

班头：杂，皂吏帽，布箭衣，大带，青彩裤，薄底

青袍：杂，秦椒帽，青袍，青彩裤，薄底

百姓：杂，毡帽，老斗，茶衣，腰包，褶子，高方巾，福字履

情节

《串龙珠》敷衍元代末季徐达在徐州起义的故事。徐州王完颜图和他的儿子完颜龙进行血腥统治，当地人民纷纷起义，花云抛下老母和妻子也参加了刘福通的行伍。花云的妻子在家正将烹调婆母射获的雕鸟，不料完颜龙围猎归来，强夺雕鸟，劫取宝弓；花云妻子抗拒，便被剃去左臂。有一个农妇在徐州王的府门哺乳婴儿，完颜龙认为妨煞，就将民妇的双目剜出，又将婴儿摔死。完颜龙在围猎的时候，纵骑踏坏无数田地，花云舅父郭广庆不忿地向之陈诉，完颜龙便把他拘禁起来。郭广庆的友人侯伯清将家藏串龙宝珠一串在康茂才的质店中典当白银百两，送至完颜龙府中赎救郭广庆，不料又为完颜图阴谋掠取串龙宝珠，并将康茂才诬陷监禁。这一连串的事件都集中到当时徐州知府徐达的衙署，徐达方想替百姓略为申明冤抑，完颜龙便要将他撤职，改派爪牙接任。在百姓的愤怒和推动之下，徐达终于打消重重的顾虑，竖起义旗，消灭了完颜父子。

注释

《串龙珠》是地方剧种里至为普遍流行的剧目，秦腔、川剧、晋剧、豫剧和河北梆子俱都传唱不息。剧中所表现的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和外族统治者的残酷面貌，对于观众是很有启发和鼓舞作用的。马连良先生在一九三八年和故郝寿臣先生合作，把秦腔的《反徐州》改编为《串龙珠》。剧中的徐达，唱、念、作、打，无不俱备，是一个至为繁重的角色。

根据《马连良演出剧本选集》整理

【第一场】

（【急急风】。八校尉持马鞭，乐儿背弓、跨腰刀、持马鞭，斜一字上。撕边。完颜龙挎剑、持马鞭上，到台口，串子转冲头，勒马回上场门，锣鼓住。）

完颜龙（白） 儿郎的！

八校尉（同白） 有！

完颜龙（白） 郊外去者！

八校尉（同白） 啊！

（【出队子】。八校尉领起挖开。冲头。完颜龙加马往里小转身站中间，开归位。）

完颜龙（念） 沙漠为王胆气豪，万里江山归吾朝。

(白) 孤，大元邦徐州王完颜龙。跟随先王东征西讨，开疆辟土；且喜这大好山河，俱在大元邦掌握之中。今当春光明媚，正好郊外行围。
乐儿！

乐儿 (白) 有！

完颜龙 (白) 吩咐儿郎们郊外去者！

乐儿 (白) 郊外去者呀！
(完颜龙往里小转身、勒马。)

完颜龙 (西皮散板) 人如龙马如虎军威雄壮，
(西皮流水板) 背弓箭带鹰犬齐抖丝缰。
都只为在府中精神不爽，
因此上郊外行围散心肠；
射狡兔逐老鹿撒下围场，
哪管那百姓们田园与屋房。
催动了儿郎你们与孤往前闯，

(【长锤】。八校尉、乐儿同领下，完颜龙加马到台口，到下场勒马回身。)

完颜龙 (西皮散板) 郊外行围走一场。
(完颜龙趟马。四击头接串子、大锣三击。)

完颜龙 (白) 嘚！马来！
(完颜龙往里转身勒马，急急风下。)

【第二场】

郭广庆 (内白) 哈哈！
(【大锣五击头】。郭广庆上，站中场。)

郭广庆 (念) 十年困风尘，叹做离乱人；伤心亡国恨，壮志空凌云。
(白) 咱，徐州府安乐村村长郭广庆。生性粗豪，不读诗书。怎奈生不逢辰，偏遇着胡儿侵占中原，饱受异族欺凌。幸喜州官徐大老爷爱民如子，闻听今日下乡劝农，我不免约合乡党前去迎接。

侯伯清 (内白) 郭贤弟慢走。

郭广庆 (白) 那旁有人来了。
(【水底鱼】。侯伯清上。郭广庆归小边，侯伯清站大边。)

郭广庆 (白) 唔呼呀！原来是侯伯清兄长。

侯伯清 (白) 郭贤弟。

郭广庆 (白) 兄长急遽而行，有何事故？

侯伯清 (白) 贤弟呀！听说徐大老爷今日下乡劝农，有意约合众乡民前去迎接。

郭广庆 (白) 我正为此事而来。你我一同前往。正是：

侯伯清 (念) 约合众乡党，
(侯伯清转身下。)

郭广庆 (念) 迎接好清官。
(郭广庆下。)

【第三场】

徐达 (内白) 衙役们！

四青袍 (内同白) 有！

徐达 (内白) 打道！
(【长锤】。四青袍搭食盒同上，二班头同上，同站门，徐达骑马上，伞夫随上。)

徐达 (西皮散板) 看桃柳芳菲吐春信，
(徐达归中场。)

徐达 (西皮流水板) 乍晴膏雨烟满林。
为乘阳春行时令，
不是闲游玩物人。
(白) 下官，徐达。在元帝驾前为臣，官拜徐州正堂，眼见他们百般荼毒中原，任意

凌辱百姓，亡国之恨，令人不堪。今当春暖时令，置备花酒，下乡劝农。
人役们！

四青袍 (同白) 有！
徐达 (白) 一路之上不可罗唆！
四青袍 (同白) 啊！
徐达 (白) 好天气也。

(徐达加马往里小翻身，站台中。【慢长锤】。)

徐达 (西皮三眼) 叹英雄枉挂那三尺利剑，
怎能够灭胡儿扫荡狼烟！
为五斗折腰在徐州为宦，
为亲老与家贫无奈为官。
(西皮流水板) 甘受那胡儿加白眼，
忍见百姓遭凌残！
恼而受死苦无厌，
生不逢辰谁可怜。
陈胜、吴广今不见，
世无英雄揭义竿。
苍天未遂男儿愿，

(四青袍、二班头同领下。徐达随众人加马往下场走，再回身。)

徐达 (西皮散板) 要凭只手挽狂澜！
(徐达加马上步，往下场转身走三步。大锣抽头转长锤。徐达抱线鞭下。)

【第四场】

(八百姓站门同上。)

八百姓 (同西皮散板) 兵荒马乱遭灾难，
黎民百姓苦难言。

侯伯清、
郭广庆 (内同白) 走哇！
(侯伯清、郭广庆同上。)

侯伯清、
郭广庆 (同西皮散板) 约合村中众乡党，
迎接清官到我庄。

(八百姓同归小边，侯伯清、郭广庆同归大边。)

侯伯清、
郭广庆 (同白) 列位请了！
八百姓 (同白) 请了！

侯伯清、
郭广庆 (同白) 今有我们那爱民如子、廉洁贤明的徐大老爷下乡劝农，查看民情。我们大家一同前去迎接！

八百姓 (同白) 理当如此。
(内开道锣声。)

侯伯清 (白) 听锣声响亮，那旁太爷来也。大家一同前去迎接。
(侯伯清、郭广庆、八百姓同站小边一字。【长锤】。四青袍、二班头、伞夫一条边，徐达上。)

徐达 (西皮流水板) 春山如笑春光好，
春水碧波绕春郊，
踱过了小桥阡陌道，

(【大锣一击】。徐达看众百姓。大锣凤点头。)

徐达 (西皮散板) 早来到茅篱村舍遥。
八百姓、
侯伯清、
郭广庆 (同白) 迎接太爷！
徐达 (白) 大家去至郭家场院叙话。

八百姓、
侯伯清、
郭广庆 (同白) 啊！
(【水底鱼】。八百姓、侯伯清、郭广庆同领起，徐达、四青袍、二班头随后同走圆场挖开。四青袍、二班头同归内，徐达下马当中坐独椅。八百姓、侯伯清、郭广庆同台口一字。)

八百姓、
侯伯清、
郭广庆 (同白) 叩见太爷！
徐达 (白) 众百姓席地而坐，不可喧哗。
八百姓、
侯伯清、
郭广庆 (同白) 是！
(八百姓、郭广庆、侯伯清分两边坐地下。)
徐达 (白) 众百姓，本州因公务繁忙，半月有余未克下乡；你等村中有什么为难之事速禀我知。

(百姓甲站起。)
百姓甲 (白) 小人因兵荒马乱，不能耕种，无衣无食，求太爷接济接济罢！
徐达 (白) 你且坐下。
(百姓甲坐地上。)
徐达 (白) 哎！此皆本州不能安民之过。目今此来原为你们饥寒二字，想民为邦之本，民以食为天；今当春暖时令，正值耕种之期，你们种田若无籽粒者，本州贷以麦种；无耕牛者，借以耕牛。庶地尽其利，人安其生也。

八百姓、
侯伯清、
郭广庆 (同白) 多谢太爷！
徐达 (白) 好！吩咐各赐花酒！
(【吹打】。二班头持酒具、食盒向百姓斟酒。)
徐达 (白) 众百姓请！
八百姓、
侯伯清、
郭广庆 (同白) 太爷请！
(【急三枪】。徐达、八百姓、侯伯清、郭广庆同饮酒。冲头。百姓乙急上。)
百姓乙 (白) 启禀村长：大事不好了！
(郭广庆站起。)
郭广庆 (白) 何事惊慌？
百姓乙 (白) 今有完颜龙率众行围射猎，踏坏了无数田园，又将咱们的长工堪堪就要打死了。
郭广庆 (白) 啊？有这等事！你等大家在此陪伴太爷，待俺前去看个明白。
(郭广庆下。)
徐达 (叫头) 哎呀，且住！
(白) 想完颜龙暴虐无道，他今此去必生是非。你我大家速速赶上前去看个明白。
(八百姓、青袍、二班头、伞夫、侯伯清同领下。徐达翻水袖，走圆场下。)

【第五场】

(四校尉、乐儿、完颜龙同上，同走慢圆场。完颜龙到台口加鞭。)
完颜龙 (二黄散板) 孤王郊外行围场，
一路行来喜非常！
耳旁听得雕声响，
(四校尉同挖开。)
乐儿 (白) 千岁，空中雕来啦！
完颜龙 (白) 弓来！
(乐儿递弓箭，完颜龙接弓箭。)
完颜龙 (二黄散板) 开弓放箭，

(完颜龙走小圆场。)

完颜龙 (二黄散板) 似飞蝗。

(完颜龙射箭。)

乐儿 (白) 带箭而逃!

完颜龙 (白) 踏田追赶!

(【急急风】。完颜龙领四校尉、乐儿同走圆场。郭广庆率侯伯清、八百姓同上，到大边，一冲。完颜龙勒马往外翻身，率四校尉、乐儿同往里翻。郭广庆率侯伯清、八百姓同时往里翻，一冲。完颜龙率四校尉、乐儿同翻身加马到大边。郭广庆率侯伯清、八百姓同斜走到小边。冲头。完颜龙下马，马鞭交乐儿。)

完颜龙 (白) 哇! 大胆的百姓，竟敢挡孤的去路，扰孤的兴趣!

乐儿! 有!

完颜龙 (白) 与我打!

乐儿 (白) 啊!

(乐儿向郭广庆、侯伯清、八百姓作欲打状。)

郭广庆 (白) 住了! 想你身为王位就该爱护百姓，不该踏坏田园，倚仗势力欺压百姓，其情可恼!

完颜龙 (白) 咦! 大胆刁民，竟敢以小犯上! 你们要造反哪! 今日若不早杀，定是后患。

乐儿! 有!

完颜龙 (白) 与孤斩，斩，斩!

乐儿 (白) 啊!

(乐儿举腰刀欲杀。)

郭广庆 (白) 你们哪个敢斩!

(郭广庆往前上步，挺身。徐达，四青袍、二班头同上。侯伯清、八百姓同后退。)

徐达 (二黄散板) 步履踉跄朝前闯，
特地到此救善良。

(徐达暗示郭广庆、侯伯清、八百姓后退。)

徐达 (白) 千岁在上，徐达奉揖了。

(完颜龙转身看徐达。)

完颜龙 (白) 州官何来?

徐达 (白) 特为百姓请命而来。

完颜龙 (白) 何言“请命”二字呢?

徐达 (白) 但不知百姓身犯何罪，就要问斩?

完颜龙 (白) 他们以小犯上，其罪还小吗?

徐达 (白) 这，但不知百姓为了何事，以小犯上呢?

完颜龙 (白) 孤不过是踏坏了他们几亩田园，他等竟敢挡孤的去路，扰孤的兴趣，其情可恼!

侯伯清 (白) 啊，太爷! 踏坏了田园，我们何以为生呀?

徐达 (白) 是呀，踏坏庄田，他们何以为生哪?

完颜龙 (白) 你住了! 想这中原乃是孤征服之地，容留尔等在此生存就是宽大为怀。慢说踏坏了几亩田园，就是将尔等驱逐境外，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尔等不思俯首贴耳，竟敢与孤抗衡，今日若不早杀，后必生患! 孤是定斩不赦!

(冷锤。完颜龙往前上步。)

徐达 (白) 千岁，以小犯上，情有可原，罪不当死呵!

完颜龙 (白) 孤杀杀何妨呢!

徐达 (白) 千岁一定要杀?

完颜龙 (白) 一定要杀!

徐达 (白) 要斩?

完颜龙 (白) 要斩!

徐达 (白) 好，好，好! 请斩!

(冷锤。徐达双抓袖，背手，小斜身，伸颈向完颜龙。)

完颜龙 (白) 州官，你这算何意呀?

(完颜龙拔剑看徐达，撤身。【大锣一击】。完颜龙收剑。徐达复原状。)

徐达 (白) 不是唷，想下官身为民之父母，百姓开罪千岁乃是下官不善教导之过，请先杀

了下官，然后再杀百姓，以惩不教而诛之罪也。

完颜龙（白）啊，州官，你与百姓们讲情，也就是了，你又何必如此呢？
（完颜龙双手伸向徐达，做神气。）

徐达（白）俯请千岁鉴谅。

完颜龙（白）难道罢了不成？

徐达（白）但饶一死，任凭发落。

完颜龙（白）刁民实在可恶，必须重责，方消孤恨。
乐儿！

乐儿（白）有！

完颜龙（白）与孤重责四十！

乐儿（白）啊！
（乐儿向前欲打。）

徐达（白）且慢！待下官亲自责打，以消千岁胸中之气！
（完颜龙抓徐达左手。）

完颜龙（白）嗯！州官，怎么，你要亲自替孤责打这个刁民？

徐达（白）正是。

完颜龙（白）好哇。你要与我打他一下，
（完颜龙斜身指。）

完颜龙（白）问他一声，因何以小犯上，欺官傲长！你要与我打呀，你要与我打呀！
（二黄导板）
（白）喝令州官打反叛，
（白）州官，你要与我打呀！你要与我——

（徐达、完颜龙双进门。完颜龙拉剑，徐达甩髯口指郭广庆。郭广庆、侯伯清同时转身亮相。）

完颜龙（白）打呀！

徐达（二黄碰板）实可叹好良民，平白无辜起无端，好叫人泪眼辛酸！
（徐达用双水袖做身段。）

徐达（二黄原板）谁叫你生乱世不如鸡犬，
只恨你不量力有谁可怜！
这才是你自作自受休得埋怨，
怒冲冲不敢言苦在心间。
假意儿责打他我心酸手软。

（阴锣。班头甲给徐达堂板，班头乙推郭广庆躺地，二班头前后按郭广庆，徐达连打郭广庆四下。郭广庆起身向完颜龙欲冲，徐达指郭广庆。）

徐达（二黄散板）你莫要以卵击石自寻祸端。
（徐达半跪，向完颜龙验板。）

完颜龙（白）好哇！
（二黄散板）打他不死后患生，
再与州官说分明：
将刁民用铁枷游街示众，
儆戒休要乱胡行。
怒气不息跨金镫，

（【急急风】。四校尉反领下，乐儿给完颜龙带马，完颜龙上马。）

完颜龙（二黄散板）今日我饶了尔的命残生。
（完颜龙转身勒马回，勒马亮相。）

徐达（白）送千岁！

完颜龙（白）免！
（【急急风】。完颜龙下。）

徐达（白）唉！
（念）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
（徐达左手抓官衣，右水袖甩起，看下场，回身把右水袖反过来看侯伯清、八百姓。）

徐达（二黄散板）一见完颜跨金镫，
不由徐达恨在心！
人来带马回衙门，
（四青袍、班头甲带马，同领下，郭广庆随下，侯伯清、八百姓同退到上场门一字。）

徐达 (二黄散板) 各自回家保安宁。
 (徐达、侯伯清、八百姓同走圆场，八百姓自上场门同下，徐达下。)
 侯伯清 (叫头) 且住！
 (白) 郭贤弟得罪完颜龙，枷号一月，如何是好？
 (侯伯清思索。)
 侯伯清 (叫头) 有了！
 (白) 我不免将祖传串龙宝珠一百二十颗当在康茂才万顺当店，当银百两，去至完颜龙府中打点，搭救郭贤弟便了。
 (侯伯清走圆场，下。)

【第六场】

花婆 (内白) 啊咳！
 (【大锣五击头】。花婆上。)
 花婆 (念) 自幼，
 (数板) 学就武艺高，武艺高，惯打山鸡与野猫。使钢叉谁不晓，还有一口七星大宝刀。百步穿杨射得妙，人送绰号老狸猫。
 (【大锣五击头】。花婆转身归小座。)
 花婆 (白) 老身，花门郭氏。自幼膂力过人，全仗打猎度日。我儿花云，精通武艺。媳妇金氏，贤孝无双。看今日天气甚好，门外走走。
 (【大锣五击头】。花婆出门往下场门一望。内鸟叫声。)
 花婆 (白) 看空中有一雕鸟，待我显个手段！
 (冲头。花婆进门，在小帐子左边拿弓出门。)
 花婆 (白) 看箭！
 (小锣一击。花婆向下场门射箭。后场扔出箭鸟。花婆拾鸟观看。)
 花婆 (白) 看此雕已中二箭，倒也肥大；拿回家去，正好下酒。
 (冲头。花婆转身进门。)
 花婆 (白) 媳妇快来！
 金氏 (内白) 来了！
 (金氏上。)
 金氏 (白) 婆婆何事？
 花婆 (白) 将此雕鸟拿至厨下，烹制好了，与为婆下酒。
 金氏 (白) 是。
 (金氏下。)
 侯伯清 (内白) 走哇！
 (五击头。侯伯清上。)
 侯伯清 (白) 老姐姐在家么？
 花婆 (白) 是哪个？
 (花婆起身出门观看。)
 侯伯清 (白) 小弟侯伯清。
 花婆 (白) 贤弟到了，请进！
 (冲头。花婆、侯伯清双进门。侯伯清归大边，花婆归小边，同坐。)
 侯伯清 (白) 老姐姐，大事不好了！
 花婆 (白) 何事惊慌？
 侯伯清 (白) 只因你兄弟郭广庆，在郊外得罪了完颜龙，被枷号衙前一月。
 花婆 (白) 贤弟，必须想一法儿搭救他才是。
 侯伯清 (白) 啊，老姐姐。我家中有串龙珠一百二十颗，在康茂才店中当银百两，再去设法搭救郭贤弟。
 花婆 (白) 多谢贤弟。你我哪里还会？
 侯伯清 (白) 午刻在州衙门前相会。小弟告辞了。
 (冲头。侯伯清出门，下。花婆相送。金氏上。)
 金氏 (白) 婆婆！雕鸟已然烧好，请来下酒。
 花婆 (白) 我心中有事吞吃不下。你先将它装在篮内，待为婆与你舅父送去。

金氏 (白) 是。
 (小锣二击。金氏转身到上场门拿竹篮。)
 金氏 (白) 竹篮在此。
 花婆 (白) 啊，媳妇。好好看守门户，为婆去也。
 (花婆走圆场，下。金氏自上场门下。)

【第七场】

(扭丝。吴贵押郭广庆带枷同上。)
 郭广庆 (西皮散板) 被屈含冤难分辩，
 愤气难伸叫苍天！
 (【水底鱼】。郭广庆、吴贵同归大边。花婆、侯伯清同上，站小边。)
 郭广庆 (白) 姐姐因何到此？
 花婆 (白) 你侯大哥前去送信，为姐的怎么不晓！我平日怎样嘱咐于你，叫你少管闲事，如今枷号衙前，这也是你管闲事的下场头呵！
 郭广庆 (白) 唉呀！待小弟枷号期满，我定要杀——
 花婆、
 侯伯清 (同白) 噤声！
 (【撕边一击】。花婆望上场门，郭广庆望下场门。)
 侯伯清 (白) 贤弟不可如此，愚兄自有救你之策。
 郭广庆 (白) 多谢大哥。
 花婆 (白) 为姐带来饭食，兄弟请用。
 郭广庆 (白) 小弟吞吃不下。
 吴贵 (白) 别说啦，快点走吧！
 侯伯清 (白) 你我分别了吧！
 (侯伯清、花婆自上场门同下。郭广庆、吴贵同下。)

【第八场】

(【长锤】。八校尉、乐儿同上，同站门，完颜龙上，勒马站中间。)
 完颜龙 (西皮散板) 一路行围心欢畅，
 战马长嘶尘土扬。
 (白) 乐儿，坐马声嘶，涧下取水！
 乐儿 (白) 没有水桶。
 完颜龙 (白) 民间去借。
 乐儿 (白) 是啦！
 (【水底鱼】。校尉领起圆场，下场门一条边。)
 乐儿 (白) 这有一户人家。
 里面有人吗？给我走出一个来！
 金氏 (内白) 来也。
 (【小锣抽头】。金氏上，袖内藏彩手。)
 金氏 (西皮散板) 忽听门外人喧嚷，
 匆忙开门看端详。
 完颜龙 (白) 打进去。
 (乱锤。完颜龙引众人同进门，归下场门一条边。)
 金氏 (白) 啊？你们是什么人？青天白日，擅闯民宅，是何道理？
 乐儿 (白) 你住了吧！这是我家完颜龙千岁行围至此，马要饮水。快拿水桶来！
 金氏 (白) 那厢有，你自己去取。
 乐儿 (白) 又自己去取啦，瞧你这股子劲！
 (乐儿转身往下场门一看。小锣一击。乐儿拿箭回身。)
 乐儿 (白) 啊！千岁，咱们的箭在这儿哪！
 完颜龙 (白) 乐儿，与那妇人要箭上的雕鸟。
 (完颜龙接箭看视。【撕边一击】。)

乐儿 (白) 那一妇人，我们箭上的雕鸟在哪儿哪？快快拿来！

金氏 (白) 此箭是在门外拾得，并未见有什么雕鸟。

乐儿 (白) 啊！千岁，她不认账。

完颜龙 (白) 哦！她不认账？

(【软撕边一击】。完颜龙转身向后看。)

完颜龙 (白) 啊！墙上挂的何物？

乐儿 (白) 佩刀一口。

完颜龙 (白) 取了下来。

乐儿 (白) 啊！

(冲头。乐儿转身到小帐子上取刀。)

乐儿 (白) 千岁请看。

(完颜龙用手试刀。)

完颜龙 (白) 乃是宝刀一口。

乐儿，对那妇人言讲：将此刀抵换雕鸟。

乐儿 (白) 告诉你，这口刀调换我们的雕鸟啦！

金氏 (白) 使不得。

完颜龙 (白) 带马。

(乱锤。八校尉同领下，金氏揪完颜龙的右手，走小圆场。双四击头。完颜龙拉金氏，一拉，两拉。金氏左手抢刀，完颜龙砍金氏左手。【四击头】。乐儿带马，完颜龙上马。)

完颜龙 (白) 便宜了你！

(冲头。完颜龙、乐儿同下。)

金氏 (西皮导板) 霎时痛倒尘埃上，

(【撕边一击】。金氏跪步拾彩手。乱锤。金氏痛哭。)

金氏 (西皮散板) 痛得我如刀刺肝肠；

血流满地魂飘荡，

(金氏起身进门，关门。)

金氏 (西皮散板) 此恨难消记胸膛。

(大锣抽头。金氏看彩手，哭下。)

【第九场】

(【小锣抽头】。周李氏抱小孩上。)

周李氏 (西皮散板) 自从儿夫中年丧，

孤儿寡母受凄凉。

(白) 奴家周李氏。不幸儿夫新丧，今当清明佳节，是我抱定姣儿，前去祭扫坟墓。

祭扫已毕，不免回家便了。

(西皮散板) 上坟已毕回家往，

(【小锣抽头】。小孩哭声。)

周李氏 (西皮散板) 姣儿啼哭为哪桩？

(白) 出来半日，想是姣儿要吃乳食。看那旁有块下马石，我不免与姣儿喂些乳食再

走。

(周李氏归大边，喂小孩乳。)

完颜龙 (内白) 回府！

(【风入松】。冲头。八校尉、乐儿同上，同一条边，完颜龙上，看周李氏，下马。)

完颜龙 (白) 呔！那一妇人胆敢身穿孝服，坐在孤的府外！孤府门前有三尺禁地，身穿孝服的女子就不许打此经过。怪不得孤今日行围遇见许多不利之事，俱是你这贱人所妨。难道你就未曾看见上面的禁止牌！

周李氏 (白) 我乃乡间女子，不晓得什么禁止牌。

完颜龙 (白) 既然未曾看见，要眼何用？

乐儿，将她的眼睛刺了下来！

乐儿 (白) 啊！

(【急急风】。周李氏翻身，由里往小边跑，乐儿率八校尉同追，八校尉同归大边一夹，乐儿揪周李氏左手。双四击头。乐儿拉周李氏，一拉，两拉，乐儿刺周李氏双眼，周李氏捂脸跑下。冲头。四校尉同归小边，

乐儿拾起地下的小孩。)

乐儿 (白) 启千岁! 还有婴儿一个。

(乐儿将小孩递完颜龙。)

完颜龙 (白) 小小孩童要他何用, 摔死了吧!

(【大锣一击】。完颜龙往上场摔死小孩。)

完颜龙 (白) 正是:

(念) 杀人不眨眼, 人称徐州王!

(完颜龙回头打下。)

乐儿 (白) 您别生气啦! 进府休息休息去罢。

(乐儿搀完颜龙同下, 八校尉同随下。)

【第十场】

(五击头。侯伯清手拿银包, 怀揣当照上。)

侯伯清 (念) 为友当珠宝, 要学左伯桃。

(白) 门上有人么?

(【小锣五击头】。校尉甲上。)

校尉甲 (白) 做什么的?

侯伯清 (白) 有劳通禀: 侯伯清求见总管。

校尉甲 (白) 稍站。

有请总管。

(【小锣五击头】。乐儿上。)

乐儿 (白) 何事?

校尉甲 (白) 侯伯清求见。

乐儿 (白) 侯伯清求见? 叫他进来。

(乐儿归小座。)

校尉甲 (白) 总管传你, 小心了!

(校尉甲下。侯伯清进门。)

侯伯清 (白) 参见总管。

乐儿 (白) 罢啦! 你一旁坐下。

侯伯清 (白) 管家在此, 哪有小人的座位。

乐儿 (白) 我叫你坐下, 你就坐下吧。

侯伯清 (白) 谢座。

(侯伯清自搬椅坐小边。)

乐儿 (白) 侯伯清呵, 你要见我有什么事呀?

侯伯清 (白) 只因郭广庆在郊外得罪王爷, 恳求总管在王爷面前美言几句, 将他释放。我这里有一茶之敬, 请总管收下。

(侯伯清送银。乐儿接过。)

乐儿 (白) 这是多少哇?

侯伯清 (白) 纹银一百两。

乐儿 (白) 纹银一百两? 想你乃一介贫民, 哪儿来的这么些银子呀? 一定是偷盗来的!

侯伯清 (白) 总管, 不要这样讲。小人家中有祖传串龙宝珠一百二十颗, 在康茂才万顺店中当银百两。总管若是不信, 这有当照为凭。

乐儿 (白) 当照在哪儿哪? 拿来我看看。

侯伯清 (白) 当照在此, 总管请看。

(侯伯清递当照, 乐儿接当照, 向前走。)

乐儿 (白) 唉呀! 慢着。想这串龙宝珠乃是无价之宝, 若能到手献与老王, 岂不是我大功一件吗?

(乐儿归座。)

乐儿 (白) 侯伯清啊! 你回去吧, 三日之内我必设法开脱郭广庆之罪。去吧!

侯伯清 (白) 多谢总管。

(侯伯清欲出门, 转身回。)

侯伯清 (白) 啊, 总管, 我的当照呢?

乐儿 (白) 当照啊, 等千岁看完了再给你。

侯伯清 (白) 是要把还我的。

乐儿 (白) 你的东西吗, 还能不给你。去罢!

侯伯清 (白) 是, 是, 是! 告辞了。正是:

(念) 世态炎凉真可恨, 诸事认钱不认人。

(侯伯清下。)

乐儿 (白) 我不免将当照献于千岁。

有请千岁!

(乐儿向下场门躬身。五锤。完颜龙自下场门上。)

完颜龙 (白) 何事?

乐儿 (白) 小人得来一物, 千岁请看。

完颜龙 (白) 待孤看来!

(撕边一锣。完颜龙观看。)

完颜龙 (白) 串龙珠一百二十颗。

啊, 乐儿, 无价之宝怎能得到孤的手中?

乐儿 (白) 小子有计献上。

完颜龙 (白) 有何妙计?

乐儿 (白) 千岁派人去至万顺当, 将康茂才与串龙珠一并拿来, 就说他勾事强人, 盗走府中的宝珠。这样一来, 这串龙宝珠不就归了咱们了吗?

完颜龙 (白) 哈哈! 亏你想的好主意。

校尉们走上!

(冲头。四校尉搭轿同上。)

四校尉 (同白) 叩见千岁。

完颜龙 (白) 命你等去至万顺当将康茂才与串龙宝珠拿来见我!

四校尉 (同白) 遵命!

(冲头。四校尉同下。)

完颜龙 (白) 有请父王。

(【小锣五击头】。完颜图上。)

完颜图 (念) 人老心不老, 爱打花胡哨, 爱财又爱酒, 终日乐逍遥。

(小锣五击。完颜图转身坐小座。)

完颜龙 (白) 参见父王。

完颜图 (念) 有话快来讲, 免去俗和套。

乐儿 (白) 与爷爷叩喜头。

完颜图 (白) 咦! 你与爷爷道的什么喜? 你送爷爷什么礼?

完颜龙 (白) 啊, 父王, 乐儿在府外拾得一物, 父王请看。

完颜图 (白) 待我看来。

(完颜图起身看当照。)

完颜图 (白) 白纸黑字弯曲曲,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不认的!

完颜龙 (白) 啊, 父王。此乃串龙宝珠, 无价之宝。少时取来, 送与父王念佛之用。

完颜图 (白) 少时取来送到佛堂。

(冲头。完颜图下。二校尉持串龙珠同上。)

二校尉 (同白) 宝珠取到。

完颜龙 (白) 送到佛堂。

(冲头。二校尉同下。校尉甲上。)

校尉甲 (白) 康茂才拿到。

完颜龙 (白) 押上来!

(【急急风】。校尉乙押康茂才同上, 康茂才报门。快冲头。康茂才进门跪小边, 二校尉同暗上。)

康茂才 (白) 叩见千岁。

完颜龙 (白) 下跪可是康茂才?

康茂才 (白) 正是小人。

完颜龙 (白) 为何不抬起头来?

康茂才 (白) 有罪不敢抬头。

完颜龙 (白) 恕你无罪。

康茂才 (白) 谢千岁。
 完颜龙 (白) 哇!
 (完颜龙踢康茂才坐地, 康茂才甩鸭尾巾, 露甩发。)

完颜龙 (白) 康茂才! 有人告你勾结大盗, 发了数万家财, 还不与孤讲!
 康茂才 (叫头) 哎呀, 千岁呀!
 (白) 小人素来安分为商, 从不曾勾结大盗。望千岁详查。
 完颜龙 (白) 不动大刑, 谅你不招。
 乐儿, 将他吊起来与我打!

乐儿 (白) 是啦!
 (阴锣。乐儿吊康茂才于大边台口, 乐儿拿马鞭。)

康茂才 (西皮散板) 安分在家做买卖,
 (乐儿打康茂才。)

康茂才 (西皮散板) 平白大祸从天来。
 (乐儿打康茂才。)

康茂才 (西皮散板) 皮鞭打得身痛坏,
 (乐儿打康茂才。)

康茂才 (西皮散板) 大骂完颜理不该。
 (叫头) 完颜龙啊, 狠心贼!
 (白) 想我康茂才在徐州为商, 安分守法, 无端被你陷害。我看强盗就是你!

完颜龙 (白) 乐儿, 将他放了下来。
 (冲头。乐儿放下康茂才。完颜龙抓康茂才右手, 奔台口。)

完颜龙 (白) 哇呀呀呀! 将他狗皮剥了!
 (阴锣。乐儿剥康茂才褶子。乐儿递完颜龙马鞭。)

完颜龙 (西皮散板) 开言骂声康茂才,
 (【大锣一击】。完颜龙打康茂才屁股坐子。)

完颜龙 (西皮散板) 竟敢与孤耍嘴乖;
 (【大锣一击】。完颜龙打康茂才屁股坐子。)

完颜龙 (西皮散板) 若不叫你知厉害,
 (【大锣一击】。完颜龙打康茂才屁股坐子。)

完颜龙 (西皮散板) 鼠子踏翻——
 (完颜龙连打, 康茂才甩发。)

完颜龙 (西皮散板) 油灯台。
 (白) 招出为首之人, 我饶尔不死!

康茂才 (白) 为首之人有你在内!
 完颜龙 (白) 看剑!
 (【撕边一击】。完颜龙拔剑欲杀康茂才。)

乐儿 (白) 慢着, 慢着。千岁, 您何必跟他生这么大的气! 把他送到徐达那里, 问他个罪名, 不就给你出了气啦吗!

完颜龙 (白) 押了下去。
 (快冲头。乐儿押康茂才同下。报子上。)

报子 (白) 朱元璋造反!
 完颜龙 (白) 再探!
 (报子下。)

完颜龙 (叫头) 且住!
 (白) 朱元璋造反, 待孤御驾亲征!
 儿郎的!

四校尉 (同白) 啊!
 完颜龙 (白) 吩咐众将, 全身披挂, 校场听点!
 (完颜龙转身。【急急风】。完颜龙率四校尉同下。)

【第十一场】

(扭丝。花婆上。)

花婆 (西皮散板) 在中途心慌意又乱,
莫非家中有祸端?
急急忙忙回家转,
(金氏内哭泣。)

花婆 (西皮散板) 猛听哭声惨不安。
(白) 媳妇开门来!
(【小锣抽头】。金氏上。)

金氏 (西皮散板) 忽听婆婆门外喊,
忍痛抹泪急向前。
(【大锣五击头】。金氏开门,花婆进门。)

花婆 (白) 啊,媳妇,你为何愁容满面,哭声甚惨,莫非你咒我死吗?
金氏 (叫头) 唉呀,婆婆呀!
(白) 适才完全颜龙打此经过,进门借桶取水,将我家宝刀抢去。是媳妇向前阻拦,那贼竟将我的左手剁去了!
花婆 (白) 待我看来!
(花婆接彩手瞧看。)

花婆 (白) 唉呀!
(花婆气椅坐地下。)

花婆 (西皮导板) 见此情不由我心中好惨,
(西皮散板) 骂一声完颜龙禽兽一般!
手拿钢叉出门院,
(花婆转身拿叉。)

金氏 (白) 婆婆哪里去?
花婆 (西皮散板) 去寻贼子报仇冤。
金氏 (白) 唉呀,婆婆!那贼势力浩大,婆婆一人前去,岂是他人的对手!
花婆 (白) 这?
(叫头) 唉呀,天哪!
(白) 这都是天地不公!神佛不灵!待我将佛像打碎了罢!
(乱锤。花婆转身用叉打佛前五供。快冲头。)

花婆 (叫头) 唉呀,媳妇呀!你我婆媳去至徐州大堂告一状。媳妇随我来!
(【急急风】。双四击头。花婆、金氏双出门,一拉、两拉。花婆拉金氏跪步,同走圆场下。)

【第十二场】

康茂才 (内西皮导板) 叹平白好良民枉遭诬陷!
(【慢长锤】。乐儿押康茂才带手肘同上。)

康茂才 (西皮原板) 愤填胸怒满怀呼喊苍天!
破口骂完颜龙暴虐凶悍,
我欲哭哭无泪无处呼冤。
这才是安分人反受凶险,
受非刑倾家产祸生无端。
那恶贼擅杀人不如鸡犬,
(【闪锤】。康茂才由中归大边。)

康茂才 (西皮散板) 大丈夫若不死誓报仇冤!
(【水底鱼】。侯伯清上,站小边。)

侯伯清 (白) 这不是康大官人么?
康茂才 (白) 唉呀,侯兄啊!你无端当的什么珠宝,如今害得我这般光景!
(侯伯清思索。)

侯伯清 (白) 哦哦,是了。这定是乐儿所为。
(侯伯清怒视乐儿。)

侯伯清 (白) 走哇,走哇!
乐儿 (白) 哪儿去呀?
侯伯清 (白) 徐州大堂辩理。

乐儿 (白) 怎么咋, 徐州大堂? 干岁正拿你哪! 走着, 走着!
(【水底鱼】。乐儿领起走圆场一条边站小边。侯伯清击堂鼓, 乐儿拦阻。)

乐儿 (白) 走开吧! 胡臭的脚丫子, 哪儿蹿蹿?
(乐儿往前走。)

乐儿 (白) 瞧这徐州大堂还没我们门房干净哪! 我本当去见他, 我有点不耐烦, 跟他开个玩笑, 打个花得胜!

(乐儿乱击鼓, 回原位。【急急风】。四青袍、二班头、徐达同上。徐达到台口, 搜场, 翻袖转身。)

徐达 (白) 升堂!

(急冲头。徐达归内座。)

徐达 (白) 来, 看看何人击鼓?

班头甲 (白) 是。
(班头甲出门看。)

班头甲 (白) 启禀太爷: 乃是完颜龙的总管击鼓。

徐达 (白) 嗯! 这厮小题大做。传他上堂回话。

班头甲 (白) 总管, 我们太爷传哪。

乐儿 (白) 衙门虽小, 派头不小。
(念) 小小衙门不放眼, 大摇大摆到堂前。

(乐儿边走边说, 站大边。【撕边一击】。)

乐儿 (白) 州官请啦!

徐达 (白) 你到此何事?

乐儿 (白) 干岁拿住两名贼犯, 一名康茂才, 一名侯伯清, 偷盗府中宝物。叫你审问哪。

徐达 (白) 罪犯今在何处?

乐儿 (白) 现在堂口。

徐达 (白) 来, 将康茂才带上堂来。

乐儿 (白) 康茂才上堂。
(冲头。康茂才进门跪下, 侯伯清同进门跪下。)

康茂才 (白) 叩见太爷!

班头甲 (白) 当堂有刑。

徐达 (白) 松刑。
(【大锣五击头】。班头甲摘康茂才手肘。)

徐达 (白) 康茂才, 因何做贼? 从实讲来!

康茂才 (白) 太爷容禀:
(西皮流水板) 康茂才跪大堂珠泪满面,
在公堂满口的高声呼冤。
侯伯清他当了宝珠一串,
被王爷拷打我珠子不还,
反说我是贼犯送官究办,
望太爷细体察鉴明此冤。

徐达 (白) 噢!
(西皮散板) 听他人一番言真假难辨,
再问问侯伯清便知根源。

侯伯清 (白) 侯伯清, 你且讲来。

侯伯清 (白) 是。小人侯伯清与郭广庆交好甚厚, 只因他在郊外得罪完颜龙干岁, 枷号一月, 小人家中有祖传串龙宝珠一百二十颗, 当银百两, 实指望到王府搭救郭广庆出监, 不想乐儿将我的银两与当照一并收下, 至今不还。求太爷明断。

徐达 (白) 噢噢噢, 原来如此! 听他二人所言, 事理已然明白。烦你回去禀知干岁, 就说徐达言道: 欲国之强, 须要爱民。今侯伯清为友仁义, 反获其罪; 康茂才为商良善, 反受其冤。想他们俱是奉公守分, 交捐纳税的好百姓, 罪无可加。我若昧心动刑, 良心何在? 天理何存?

乐儿 (白) 那么, 依你之见哪?

徐达 (白) 依下官之见, 禀知干岁, 一要顺天理, 二要顾人情。岂不知压制越深, 抗拒越烈。使百姓人人自危, 则将铤而走险, 到那时激起公愤, 悔之晚矣! 为今之计, 速将串龙宝珠交还原主, 一切之事不必深究。如若不然, 我要亲自过府去取,

那时节反为不美。
 乐儿 (白) 你住了罢! 干岁叫你审问贼犯, 你怎么把干岁也审问其中啦? 据我看, 你是不想做官啦! 你想回家去抱.....

徐达 (白) 抱什么?
 乐儿 (白) 抱娃子去吧!
 徐达 (白) 哇! 胆大的乐儿, 竟敢咆哮公堂, 目无官长。来, 与我拿下了!

(四青袍同允。)
 乐儿 (白) 你接着我的吧!
 (乐儿往下场门跑下。〔水底鱼〕。花婆带金氏同上。)

花婆 (白) 冤枉!
 (班头甲出外看, 回身。)

班头甲 (白) 启禀太爷: 有一老婆子带一妇人堂口喊冤。
 徐达 (白) 上堂回话。
 (冲头。花婆、金氏同入门, 跪中间。)

花婆 (白) 叩见太爷!
 徐达 (白) 这一老妇人有什么冤枉? 快快讲来!
 (花婆气急败坏。)

花婆 (白) 媳妇, 你快快讲来!
 金氏 (白) 太爷呀!
 (西皮散板) 未开言叩头如捣蒜,
 长呼明镜要高悬。
 恨完颜无辜把奴的手腕断,
 害得我六根不周全。

徐达 (白) 噢!
 (西皮快板) 听一言气得我朱颜来变,
 残杀人又是贼完颜。
 他不该把人命如同草菅,
 伤情害理与伤天。
 问老妇你可有确实证件?
 休得要在公堂信口胡言!

花婆 (白) 太爷呀!
 (西皮散板) 未曾开言心缭乱,
 珠泪滚滚洒胸前;
 高举断手太爷验,
 明公做主要报仇冤。

(花婆递彩手, 徐达接看。)

徐达 (白) 哎呀!
 (西皮导板) 见此情不由人心内好惨,
 (徐达看彩手。)

徐达 (白) 唉呀!
 (西皮散板) 骂一声完颜龙是何心肝!
 小民何罪将你犯,
 下此毒手特相残。
 回头再把民妇验,

(徐达向金氏对彩手验看。)

徐达 (白) 唉呀!
 周李氏 (内白) 走哇!
 (周李氏上。)

周李氏 (西皮散板) 恨贼子做事欺了天,
 来在堂口高声喊。
 (白) 冤枉!
 (周李氏走垛步。)

徐达 (白) 啊?
(西皮散板) 又听得堂口闹喧天!
(班头甲出门看, 回身。)

班头甲 (白) 启太爷: 有一妇人满脸是血, 在堂口喊冤。
徐达 (白) 噢! 又有一妇人满脸是血, 在堂口喊冤?
班头甲 (白) 正是!
徐达 (叫头) 天哪! 天!
(白) 想我徐达为官以来, 谨慎勤劳, 宿夜有公, 上不欺君, 下不虐民。今日徐州堂上为何这等混乱?
来! 将那妇人与我带带带上堂来!
班头甲 (白) 那一妇人上堂回话!
(冲头。周李氏进门跪。)

周李氏 (白) 叩见太爷。
徐达 (白) 这一妇人, 你被何人所害? 快快讲来!
周李氏 (白) 太爷容禀!
(西皮流水板) 未曾开言泪淋淋,
尊声太爷听分明:
打从完颜府门过,
谁知忽地风波生。
狠心剜去我左眼,
特地前来把冤伸。

周李氏、
金氏、
花婆、
康茂才、
侯伯清 (同白) 太爷伸冤!
(【撕边一击】。徐达看周李氏、金氏、花婆、康茂才、侯伯清。)

周李氏、
金氏、
花婆、
康茂才、
侯伯清 (同白) 太爷伸冤!
(【撕边一击】。徐达站起看周李氏、金氏、花婆、康茂才、侯伯清。)

徐达 (白) 唉呀!
(西皮散板) 这一个刚告到断去手腕,
那一个告的是眼被贼剜。
这一个告的是屈打良善,
(【大锣一击】。徐达指康茂才。)

徐达 (西皮散板) 那一个口口声声呼他遭奇冤。
(【大锣一击】。徐达指侯伯清。)

徐达 (西皮散板) 完颜龙他本是皇家亲眷,
我徐达官职小无有威权。
(白) 罢啊!
(西皮散板) 如不然这些案我甩手不管,
(徐达双手摇摆, 往下场门走。【撕边一击】。)

周李氏、
金氏、
花婆、
康茂才、
侯伯清 (同白) 太爷做主哇!
(【撕边一击】。)

周李氏、
金氏、

花婆、
康茂才、
侯伯清 (同白) 太爷做主哇!
(徐达蹉步, 走回原位。)

徐达 (西皮散板) 众黎民一个个口呼青天。
左难右难难坏了我,
(叫头) 天哪! 天!
(西皮散板) 一时无计难周全。
(冷锤。徐达甩袖栽拳低头坐。一击。)

吴怀 (内白) 呵哈!
(【小锣五击头】。吴怀、乐儿同上。)

乐儿 (念) 官场如戏放狗屁,
吴怀 (念) 升官发财仗势力。
乐儿 (白) 我说, 内弟呀!
吴怀 (白) 怎么着, 姐夫?
乐儿 (白) 回头到了徐州堂上, 你可得沉住了气, 可别露出马脚来。日后挣了钱, 可别忘了我呀!

吴怀 (白) 没错儿, 挣了钱, 跟你是二一添作五。
乐儿 (白) 好! 你把这打饭的票穿上。
(吴怀将手中官衣、纱帽穿戴好。)

乐儿 (白) 沉住了气, 跟我进去!
(吴怀、乐儿同进门, 归小边。)

乐儿 (白) 州官请啦!
徐达 (白) 你又来则甚?
乐儿 (白) 无事不登三宝殿。老王有道手谕, 你拿去瞧瞧吧!
徐达 (白) 呈上来。
(班头甲接贴, 递交徐达。徐达展读。)

徐达 (白) 这?
乐儿 (白) 你倒是说呀!
(徐达看贴, 看众人。)

徐达 (白) 唉!
乐儿 (白) 你不说呀, 我替你宣布了吧。
众百姓听着: 今有朱元璋造反, 完颜干岁带兵迎敌。老王有谕: 将徐达免职, 其缺着吴怀补授, 命乐儿监视交待。话已说完啦, 你还不交印吗?

徐达 (白) 这?
乐儿 (白) 我说你倒是交印哪!
徐达 (白) 唉!
(徐达摘纱帽放桌上。五击头。徐达拿印出桌。九锤半。周李氏、金氏、花婆、康茂才、侯伯清同起立与徐达一挤、两挤, 夹马腿。徐达将印扔给乐儿。【四击头】。徐达归大边坐椅。)

乐儿 (白) 你这也不吹胡子、冒泡了吧? 哪怕你不交印哪!
来, 来!
(乐儿将印交吴怀。)

乐儿 (白) 老爷升堂啦!
(四青袍不语。)

乐儿 (白) 我说你们怎么不喊堂威啊?
四青袍 (同白) 我们呀, 猪八戒摆手——不伺猴儿! 我们不干啦!
(四青袍将堂板扔地, 自两边分下。)

乐儿 (白) 哈哈! 你们当没有鸡蛋做不了槽子糕啦? 我保着你!
噢! 老爷升堂了!
(吴怀抱印内坐, 乐儿站旁边。)

吴怀 (白) 这群刁民还不给我跪下!
(周李氏、金氏、花婆、康茂才、侯伯清同向徐达跪。)

周李氏、

金氏、
花婆、
康茂才、
侯伯清 (同白) 太爷快快与我们作主呵！
徐达 (叫头) 众位父老！
(白) 完颜龙暴虐无道，屡屡欺压百姓；事已至此，倒不如将这二贼打死，我们大家杀出城去，反了吧，反了吧！

周李氏、
金氏、
花婆、
康茂才、
侯伯清 (同白) 我们反了呵！
(乱锤。周李氏、金氏、花婆、康茂才、侯伯清同打死乐儿、吴怀。〔急急风〕。徐达领周李氏、金氏、花婆、康茂才、侯伯清同走反圆场。〔四击头〕。众人上场门一条边，同亮相下。)

【第十三场】

(扭丝。吴贵押郭广庆同上。)
郭广庆 (西皮散板) 枷号示众衙前站，
康茂才、
侯伯清 (内同白) 反了哇！
郭广庆 (西皮散板) 忽听街上闹喧天。
(〔水底鱼〕。康茂才、侯伯清持刀同上。)
郭广庆 (白) 啊？你二人为何这等模样？
康茂才、
侯伯清 (同白) 官逼民反了！
郭广庆 (白) 好哇！
(西皮散板) 我这里将木枷一折两断，
(大锣凤点头。郭广庆断枷，捉吴贵，右手拿枷。)
郭广庆 (西皮散板) 打死了小吴贵命染黄泉。
(冲头。郭广庆打死吴贵。)
郭广庆 (白) 二位仁兄，完颜龙贼子现在哪里？
康茂才 (白) 完颜龙出城迎敌去了。
郭广庆 (白) 好哇！你我弟兄三人趁此机会，去至他府，杀贼的满门便了。
(冲头。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二宫女搀完颜图同上。)
完颜图 (西皮汉调) 我在徐州好威风，
人人见我就鞠躬。
人来看过金漆马桶，
哪咦哪咦呀呼咳！
爷爷的屁股要出恭！
(〔水底鱼〕。郭广庆、康茂才、侯伯清同上。)
郭广庆 (白) 呔！开门来！
(门官自下场门上。)
门官 (白) 什么人？
(门官开门。郭广庆揪门官。)
郭广庆 (白) 老王现在哪里？
门官 (白) 水磨厅。
郭广庆 (白) 看刀！
(郭广庆杀死门官。)

郭广庆 (白) 打了进去!
 (冲头。郭广庆、康茂才、侯伯清同进门。)
 完颜图 (白) 何处强盗, 打进府来?
 郭广庆 (白) 老贼, 你也有今日! 看刀!
 侯伯清 (白) 杀死老贼, 岂不便宜了他!
 郭广庆 (白) 依你之见?
 侯伯清 (白) 将这老贼, 枷到州衙, 在大众之前千刀万剐!
 郭广庆、
 康茂才 (同白) 好! 将宝珠取下, 把老贼枷起来!
 (阴锣。郭广庆、康茂才将完颜图颈带宝珠取下, 用枷。【急急风】。郭广庆拉完颜图出同门, 康茂才、侯伯清后打, 同下。)

【第十五场】

(快扭丝。花婆持叉上。)
 花婆 (西皮散板) 要把胡儿刀刀斩,
 好与媳妇报仇冤!
 手持钢叉朝前赶。
 (【急急风】。花婆耍叉, 下。)

【第十六场】

(缓锣。)
 徐达 (内西皮导板) 徐州城内民造反!
 (【急急风】。四百姓、周李氏、金氏、徐达同上。徐达到台口。)
 徐达 (西皮快板) 拔剑砍地长呼天;
 耳听喧哗一阵乱——
 (快扭丝。康茂才、郭广庆、侯伯清押完颜图持宝珠同上。)
 康茂才、
 郭广庆、
 侯伯清 (同西皮散板) 大家一同叩青天!
 侯伯清 (西皮散板) 这是宝珠整一串,
 康茂才 (西皮散板) 全凭太爷做主权。
 徐达 (西皮散板) 耳旁听得人呐喊,
 (快扭丝。花婆上。)
 花婆 (西皮散板) 完颜龙带兵转回还。
 徐达 (白) 好哇!
 (西皮散板) 押定老贼城头看,
 (扭丝。众人同领起, 同下。侯伯清、郭广庆、康茂才押完颜图同上城, 徐达上城。)
 徐达 (西皮散板) 等候完颜到城边。
 完颜龙 (内西皮导板) 徐州城内民造反!
 (乱锤。八校尉持枪同上, 完颜龙持扑刀上, 挖门。扭丝。)
 完颜龙 (西皮散板) 小小沟通渠翻了船。
 (叫头) 城上听者!
 (白) 快将老王放出, 如若不然, 孤杀进城去, 鸡犬不留!
 徐达 (慢叫头) 完颜龙呵, 狠心贼!
 (白) 想你这贼, 身为王位, 就该爱护百姓, 不该将徐州百姓任意杀害, 不如牛马。
 你想, 谁无父母兄弟, 谁无夫妇子孙; 骨肉之情, 谁不悲痛! 有道是: 积善有善报, 积恶有余殃。恨不得食尔之肉, 寝尔之皮, 以消民间之怨也。
 (西皮快板) 在城楼一见仇人面,
 分外眼红怒冲天!
 回头再把民妇唤,
 快将老贼押城边。

(快扭丝。康茂才押完颜图同上城。)

徐达 (西皮散板) 你父子做事天明鉴,
仇报仇来冤报冤!

完颜龙 (白) 哎呀!

(西皮散板) 此时叫孤怎交战?

完颜图 (白) 我的儿呀!

(西皮散板) 你爸爸的老命要玩儿完!

侯伯清、
郭广庆、
康茂才 (同白) 快快归降!

完颜龙 (白) 儿郎的, 攻城!

侯伯清、
郭广庆、
康茂才 (同白) 滚木擂石打下!

(乱锤。侯伯清、郭广庆、康茂才同往下打, 完颜龙、八校尉自上场门同败下。)

侯伯清、
郭广庆、
康茂才 (同白) 太爷, 你我将老贼杀死, 出城杀贼一个措手不及!

(徐达杀死完颜图。)

徐达 (白) 开城杀!

(【急急风】。众人自城同下。)

【第十七场】

(【急急风】。完颜龙、八校尉同上, 同站门。)

完颜龙 (白) 儿郎的, 奋勇当先!

八校尉 (同白) 啊!

(【急急风】。众人同下。)

【第十八场】

(起打, 开挡。郭广庆接四校尉攒, 打屁股棍。花婆接上, 打校尉甲, 对转圆场, 双下。康茂才、校尉乙双漫头上, 打单刀枪。徐达上, 杀二校尉。完颜龙漫徐达头上, 穿肚削头, 徐达用剑削完颜龙刀, 众人同上后追。徐达揪杀完颜龙。徐达归大边, 众人同归小边。徐达三笑。【四击头】。徐达亮相, 下, 众人随下。)

(完)